



莎士比亚 全集

(增订本)

Comedies

喜剧卷 上

译林出版社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Globe



LIAM & HA
I L I N
P R E S S



01010323089R 郑州大学图书馆

47.1147
529-24.04


郑州大学图书馆
2001 02
藏书

(增订本)

莎士比亚全集

喜剧卷·上

朱生豪 译 裘克安 沈林 辜正坤 校

 译林出版社

莎士比亚全集 喜剧卷(上、下)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展望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江宁县城)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35.875 插页4 字数827千
版次 1998年5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3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567-796-4/I·466
定 价 42.00元

(译林版图书凡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李赋宁

译林出版社筹划出版一套增订本《莎士比亚全集》，前后共用了近五年的时间。这套全集仍以朱生豪先生译本为基础，这是恰当的，因为朱译本最受读者欢迎（译林出版社的同志曾做过调查）。我一向认为，好的翻译家应能运用译文语言中最自然的表达手段来表达原文的意思和风格、内容和形式。翻译家不要拘泥于原文的语言细节（例如词序、句子结构、句型等），但必须对原文总的语言特点（全文的结构、着重点、修辞手段、气氛和感情效果）牢记在心。也就是说，对原文要窥全豹，要胸有成竹，然后把原文投入翻译家的语言炼金炉中，加以熔化、分解、重新组合、再创造，结果产生出最自然、最通畅的译文。朱先生的译文既能紧扣原文，把原文的意思准确、充分地表达出来，又能再创造，保持译文的通畅、自然。尤其他优美、灵动和风格化的语言更是为人称道。当然，由于半个多世纪以前种种条件和环境的限制，朱先生的译文今天看来就有校订、修改或重译和补译的必要。60年代曾有一批专家学者做了这个工作，到现在，又是三分之一世纪过去了，译林出版社根据文化事业发展的新的形势和新的需求，乃约请专家学者重译莎氏历史剧和诗歌作品，并对其余剧本作较大幅度的校订、修改和补译。这些专家和学者都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他们的努力使我和读者们的面前有了这份丰美的精神食粮。

这套增订本《莎士比亚全集》有两大特点：一是“全”，二是“新”。说它“全”，因为它收了莎氏39个剧本和他的长诗、十四行诗及其他抒情诗，包括“河滨版”在1974年收入的《两个高贵的亲戚》和1997年刚刚接纳的《爱德华三世》及一首长诗，再加上《托马斯·莫尔爵士》的片断，这样，已发现的莎氏存世作品就都在内了。说它“新”，因为它在校、译中吸收了国际莎学界的研究新成果，还恢复了被认为“不雅驯”而被删除的词句、段落等，以尽量保持莎氏作品的本来面目。

中国对莎士比亚的热情是由来已久的，面对这一套新的“莎集”，我不禁想起一些往事。我曾听过几位名师讲授的莎士比亚课和与此有关的课程。抗日战争初期，在湖南南岳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和云南蒙自西南联合大学文、法学院，我上过英国诗人和文学评论家威廉·燕卜苏(William Empson)先生所教的“莎士比亚”和“20世纪英国散文”。那是在1937年秋、冬和1938年春、夏。当时燕先生只有31岁，他的名著《歧义的七种类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已于两年前出版，只是当时南岳山上图书尚未运到。燕先生为我们讲授的第一个莎剧是《奥瑟罗》。先生凭了超凡的记忆，用打字机把全剧的戏文打了出来，印成讲义，发给学生使用。可见先生熟读莎剧本，功夫下得多深。熟读、细读作品的精神和方法，这正是开始研究莎学的第一步。燕先生善于启发、鼓励学生发现问题，提出观点。我记得在讲授《奥瑟罗》时，他出了一道思考题：奥瑟罗是否妒忌心特别强？(“Is Othello easily jealous?”)让学生笔头回答。学生的答案各式各样，燕师耐心批改，回答问题并做出评语。后来，在燕师讲授喜剧《皆大欢喜》时，我写了一篇短文，指出《皆大欢喜》的开场十分严峻，剧情大有发展成为悲剧的趋势。我这个论点曾受到燕师的称赞。从此，我懂得学习和研究莎剧时，要善于发现问题，勤于提出论点。此外，燕师还启发学生如何从文学语言的

一词多义性(即他所说的“歧义”: ambiguity)去深入发掘作品的极为丰富、复杂的含义,从这个角度来对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燕师的这个方法显然影响了后来的“新批评”(New Criticism)学派。燕师还要求学生写朴实明晰的文章,力求言之有物,持之有据,避免华丽浮夸和空洞的词句,养成健康良好的文风。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于1946年秋自沪坐船赴美国留学,入耶鲁大学研究生院英文系攻读学位。耶鲁大学讲授莎士比亚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塔克·布鲁克(Tucker Brooke)教授于那年暑期突然病故,学校措手不及,只得临时聘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主任坎贝尔(O. J. Campbell)教授来耶鲁兼课。我有幸跟坎贝尔教授学“16—17世纪英国戏剧”课程,真是受益匪浅!首先,这门课使我大开眼界,培养了我快速阅读早期英国文学作品,并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分析、评论作品的能力。这门课要求每周阅读四个剧本,外加有关的历史背景和评论、分析的参考资料。这门课使我认识了早期英国戏剧发展的来龙去脉,并使我积累了大量的关于阅读早期英国文学作品的感性认识,为我后来从事莎士比亚课程教学、注释剧文和进行研究及指导研究生都做了有效的准备。后来我回国在清华大学外语系任教,就给英语专业研究生开过“莎士比亚的先驱者”一门课,目的就是想使学生更深入地了解莎士比亚戏剧的思想和艺术。

耶鲁大学研究生院英文系使我受益更大的一位学者是赫尔葛·凯克里兹(Helge Kökeritz)教授。他是瑞典人,是专门研究莎士比亚语音的瑞典专家扎克里森(Zachrisson)的高足。凯克里兹教授在卡尔·扬(Karl Young)教授去世后来耶鲁大学为研究生讲授“乔叟”和“中世纪英国戏剧”的,但是他的特长却是英语史。我跟他学了“乔叟”和“英语史”两门课,感觉收获颇大。在他的指导下,我写了《乔叟的形容词》和《18世纪初期的英语语音拼写》两篇

论文。我对英语史的兴趣也是在他的影响下培养起来的。凯克里兹教授于1957年出版了他毕生的心血《莎士比亚的语音》。当时我已回到国内，无缘看到此书。凯克里兹对我最大的帮助在于使我较深入地理解了早期现代英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和句法的特点。这对透彻领会莎剧剧文是很有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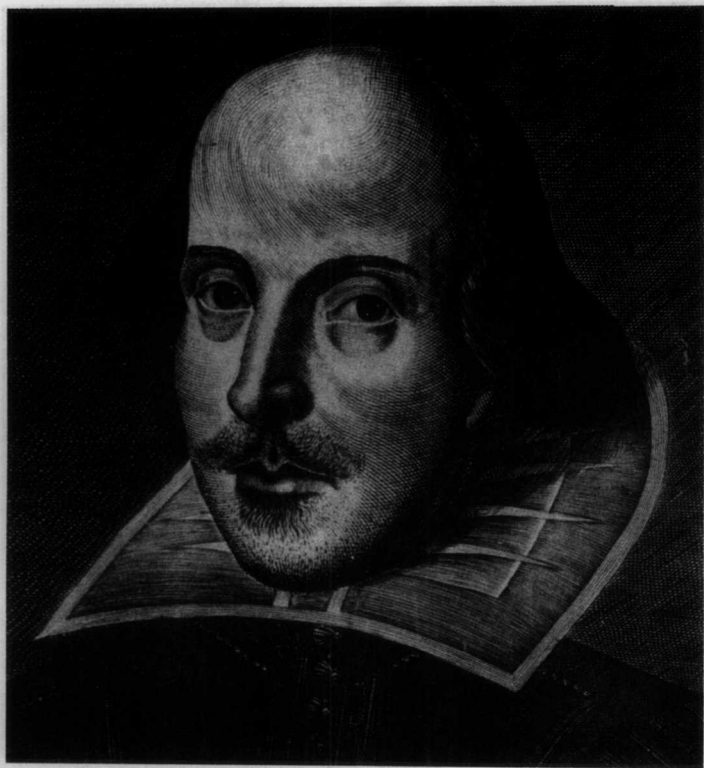
当时给研究生讲授“莎士比亚”课的查理斯·普劳蒂(Charles Proaty)教授重视莎剧出处的研究。我记得跟他读过有关《奥瑟罗》剧中“那张惹祸的手帕”的出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一部中篇小说。这对我了解《奥瑟罗》的伟大倒似乎没有多少帮助。

我在耶鲁上研究生头两年期间，英文系研究生课程当中没有“20世纪英、美文学”。到了1948年秋，耶鲁才请到“新批评”学派克里安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来校开设“20世纪文学”。这就像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一次开设“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学”课程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曾旁听过布鲁克斯教授这门课，更喜读他写的书《精心制作的瓮》(*The Well-Wrought Urn*)。这本书中有几篇文章示范如何运用“新批评”方法来解读莎剧剧文。例如，对《麦克白》、《李尔王》的分析就十分精彩。我对“新批评”的研究方法，如“细读”(close reading)、挖掘深层含义等手段，一直颇为欣赏。

另一位教授梅纳德·麦克(Maynard Mack)当年教耶鲁本科生“莎士比亚”课。我曾去旁听他的大班讲课，很喜欢，因为他对剧本的分析很细致、中肯。后来我参加博士生资格考试口试时，他是主考官之一。我记得他非常详细地问了我关于《李尔王》系列的问题，穷追不舍，至今印象犹新。1982年，我重访耶鲁时，听他讲“耶鲁大学英文系的传统”学术报告。他还记得我，并赠我一本他写的《李尔王在我们的时代》(*King Lear in Our Time*)。这本书和他以前写的《哈姆莱特的世界》(*The World of Hamlet*)是我读过的

关于莎氏这两部伟大悲剧最精辟的论著。麦克教授的研究方法似乎是把“新批评”派的方法和传统的人文主义学者的历史研究法结合在一起推陈出新的方法。我比较倾向于这种研究方法。

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研究和上演在中国已有较长的历史，而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形成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局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现在中国的莎学研究已经建立了一支数百人的队伍，每年写出数十篇文章，专著和辞典也已出版了多种。无怪乎英国莎学界人士曾有“莎士比亚的春天今日是在中国”之赞。我们有理由预期，21世纪我国的莎学将会有更丰硕的成果，达到更高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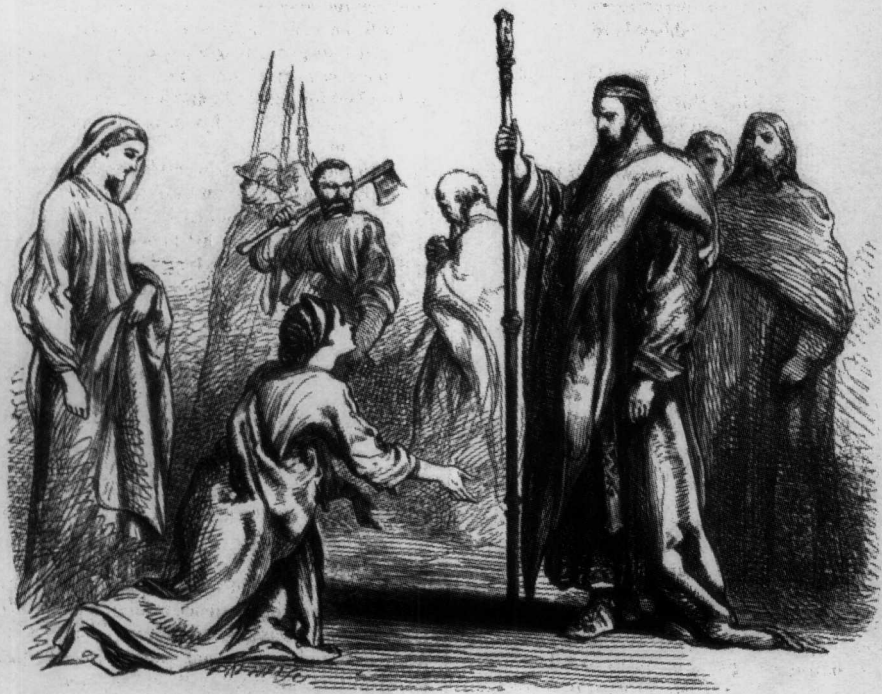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



英格兰中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莎士比亚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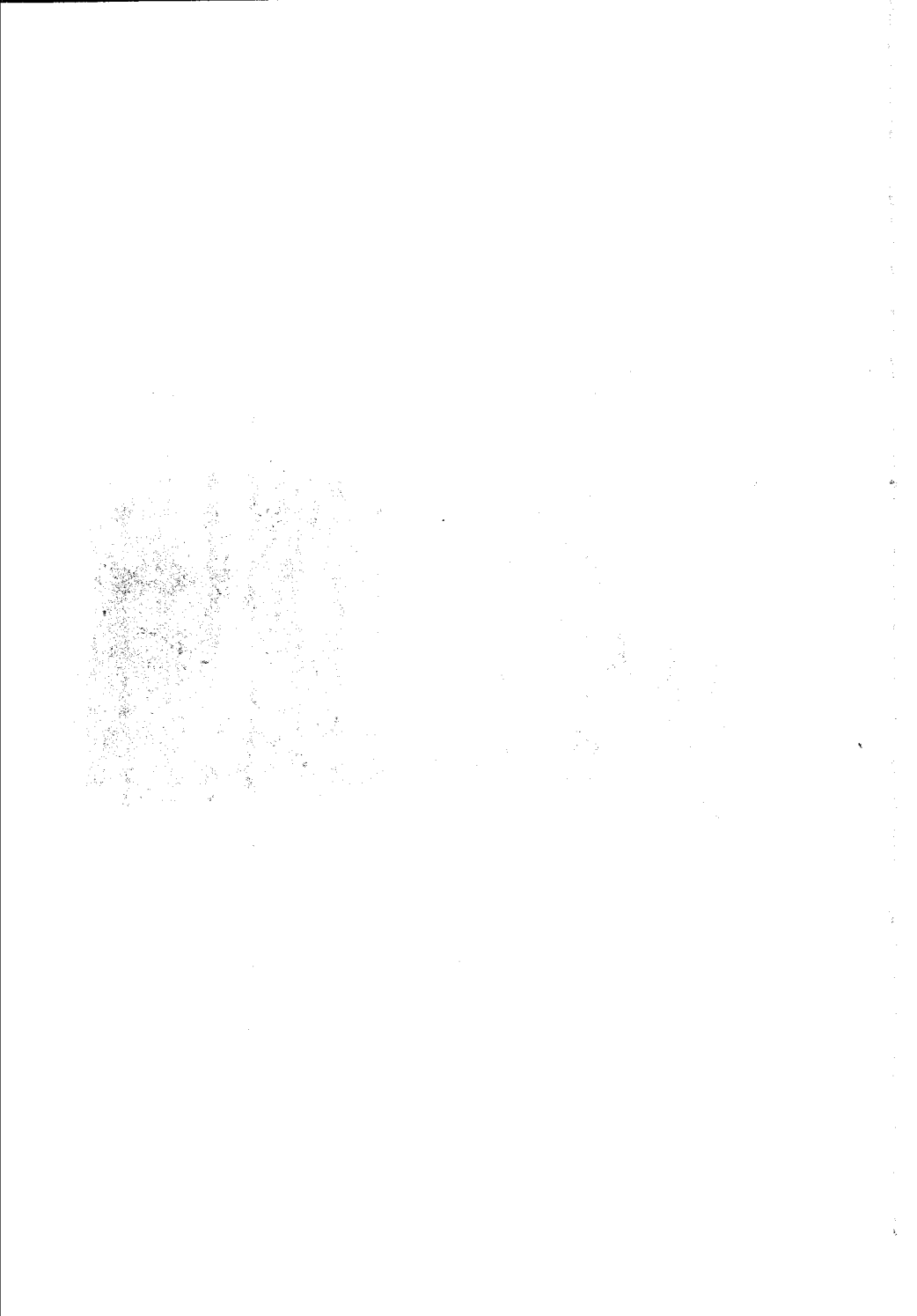
目 次

| | |
|----------|-----|
| 错误的喜剧 | 1 |
| 驯悍记 | 61 |
| 维洛那二绅士 | 145 |
| 爱的徒劳 | 219 |
| 仲夏夜之梦 | 315 |
| 威尼斯商人 | 387 |
|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 475 |



错误的喜剧
The Comedy of Errors

朱生豪译 裘克安校



导言

《错误的喜剧》，为了好懂，也可以读作“认错人的喜剧”，说的是一对孪生兄弟，带了一对也是孪生兄弟的仆人，在海上遇难分离，先后到了他乡，被人误认，造成许多笑话和误解。

莎士比亚大概在他 25 岁时写此剧，那时他从故乡小镇到伦敦才不过两年。他模仿了罗马喜剧家普劳图斯的《孪生兄弟》并采用其他一些材料，加进了自己创作的英国味成分。此剧在舞台上很成功。

剧中叙拉古（今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和以弗所（今土耳其西岸）都是古希腊后期的殖民城市。这只是假托的地点。剧情发生在以弗所一地，其中“人头马”、“豪猪”客店、“猛虎”饭店、“凤凰居”都是英俗在门口挂图像招牌的做法，舞台上也可利用。

在本剧中，莎士比亚按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意见遵守“三一律”，即剧情保持一致性、发生在同一地点、在一天之内。后来莎士比亚对此往往突破。

剧中人物

索列纳斯 以弗所公爵

伊 勤 叙拉古商人

大安提福勒斯 }
小安提福勒斯 } 伊勤和爱米莉亚的孪生子

大德洛米奥 }
小德洛米奥 } 侍奉安提福勒斯兄弟的孪生兄弟

鲍尔萨泽 商人
安杰洛 金匠
商人甲 小安提福勒斯的朋友
商人乙 安杰洛的债主
平 奇 教师兼巫士

爱米莉亚 伊勤的妻子,在以弗所尼庵中住持
阿德里安娜 小安提福勒斯的妻子
露西安娜 阿德里安娜的妹妹
露 丝 阿德里安娜的女仆
妓 女
狱卒、差役及其他侍从等

地点

以弗所

第一幕

第一场 公爵宫廷中的厅堂

【公爵、伊勤、狱卒、差役及其他侍从上。

伊勤 索列纳斯，快给我下死刑的宣告，
好让我一死之后，解脱一切烦恼！

公爵 叙拉古的商人，你也不用多说。我没有力量变更我们的法律。最近你们的公爵对我们这里去的规规矩矩的商民百般仇视，因为他们缴不出赎命的钱，就把他们滥加杀戮；这种残酷暴戾的敌对行为，已经使我们无法容忍下去。自从你们为非作乱的邦人和我们发生嫌隙以来，你我两邦已经各自制定庄严的法律，禁止两邦人民的一切来往；而且有谁在以弗所生长的，要是在叙拉古的市场上出现，或者在叙拉古生长的，涉足到以弗所的港口，就要把他处死，他的钱财货物全部充公，悉听该地公爵的处分，除非他能够缴纳一千个马克，才可以放他回去。你的财物估计起来，最多也不过一百个马克，所以按照法律，必须把你处死。

伊勤 等你一声令下，我就含笑上刑场，
从此恨散愁消，随着西逝的残阳！

公爵 好，叙拉古人，你且把你离乡背井，到以弗所来的原因简短地告诉我们。

伊勒 要我讲说我的难言的哀痛，那真是一个最大的难题；可是为了让世人知道我的死完全是天意，不是因为犯下了什么罪恶，我就忍住悲伤，把我的身世说一说吧。我出生在叙拉古，在那边娶了一个妻子，两口子相亲相爱，安享着人世的幸福。我因为常常到厄必达明做买卖，每次赚了不少钱，所以家道很丰裕。可是，后来我在厄必达明的代理人突然死了，我在那边的许多货物没人照管，所以不得不离开妻子的温柔怀抱，前去主持一切。我的妻子在我离家后不到六个月，就收拾行装，赶到了我的地方。那时她早已有孕在身，不久就成了一对双生孩子的母亲。说来奇怪，这两个孩子生得一模一样，全然分别不出来。就在他们诞生的时辰，在同一家客店里有一个穷家的妇女也产下了两个面貌相同的双生子，我因为见他们贫苦无依，就把他们买了下来，抚养长大，侍候我的两个儿子。我的妻子生下了这么两个孩子，对他们宠爱异常，每天催促我早作归乡之计，我虽然不大愿意，终于答应了她。唉！我们上船的日子，选得太不凑巧了！船离开厄必达明三里的地方，海面上还是波平浪静，一点看不出将有风暴的征象；可是后来天色越变越恶，使我们的希望完全消失，天上偶然透露的微弱光芒，在我们惴惴不安的心中，似乎只告诉我们死亡已经迫在眼前。我自己虽然并不怕死，可是看到我的妻子因为不可免的厄运而不断哭泣，还有我那两个可爱的孩子虽然不知道他们将会遭到些什么，却也跟着母亲放声号哭。这凄惨的情形，使我不能不设法保全他们和我自己的生命。那时候船上的水手已经跳下小船，各自逃生，只剩下我们几个人在这艘快要沉没的大船上。我们